

王強

向海而興：海洋遺產與閩南文化的跨洋對話

—— 一碗肉骨茶的跨國之旅



絲路溯源

滄海潮汐，自古有起有落。福建陸上人稠地瘠，向海則港深水闊。千百年來，閩人化巨海為夷途，走洋如適市。大海賦予閩南兒女的啟示，不在於固步自守，而在於開放互鑑之中生生不息。

宋元之際，刺桐港與亞歷山大港並列為當時世界頂級港口，與九十九個國家和地區通商往來。物產、風俗、思想伴隨浪濤四海流播。及至明清，大批閩南先民揚帆下南洋，船艙滿載瓷器茶貨，行囊之中更揣著故土的生活智慧與濃濃鄉愁。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宋怡明（Michael A. Szonyi）曾感嘆：「宋朝時的泉州可能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，到處都是來自南亞、東南亞和阿拉伯的商人。」

世人談及文化傳播，往往抱持一種想像，認為文化應原汁原味向外輸出，不容改動。但閩南人下南洋的歷史告訴我們：文明互鑑從來不是簡單的拷貝複製。物資匱乏帶來就地調整，語言交匯產生語義偏移，族群風俗交融促成改寫與重詮——這便是跨文化轉譯，亦是文明蛻變新生的內在動力。恰似海濱種子飄向異岸，只要根脈猶在，便能抽枝綻放。

一碗肉骨茶的誕生：

從永春白鴨湯到南洋經典

肉骨茶現已列入馬來西亞國家飲食遺產，其淵源出自閩南永春白鴨湯，這是一套順應濕熱地氣、恪守藥食同源理念的民間藥膳。十九世紀，大批永春勞工赴馬來亞謀生，故土番鴨在當地難以取得，移民便就地取用豬骨，保留「草藥慢燉、溫補

祛濕」的烹飪核心，肉骨茶由此誕生。

關於「肉骨茶」一名的由來，民間流傳巴生攤販李文地的說法：其閩南語名字發音與「茶」相近，後世口耳相傳，遂產生此語義諧音誤讀，湯品本身並未使用茶葉。這道吃食並未照搬永春白鴨湯的外在形制，卻守住藥食養生的精神內核，日後分化出馬來西亞濃郁藥香、新加坡清冽胡椒兩大流派，成為多族群共享的經典美食。這正是不完美跨文化轉譯的真義：器形可變，道義不移；外在容許演進，文化核心血脈不可斷絕。

三項以海洋為主題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——「水密隔艙福船製造技藝」「媽祖信俗」「送王船」，集中彰顯福建在中華海洋文化遺產體系中的核心地位：一為造物技藝，奠定遠洋開拓的物質根基；一為海神信仰，塑造包容平和的精神底色；一為濱海民俗，承載人海共生的生態智慧。三者合璧，構成中華海洋文化標誌性的符號體系。

兩種福建麵：

同一顆種子，結出不同的果實

同樣的文化蛻變，也體現在檳城與吉隆坡兩款風貌迥異的福建麵。二者同源自閩南蝦麵湯。二戰物資緊絀，僑民手中僅剩蝦頭蝦殼，仍熬煮出濃醇鮮美的湯底，盡顯海濱子民困境之中的豁達胸襟；吉隆坡受粵式烹飪傳統浸染，演化為醬香濃鬱的乾炒福建麵。同一顆文化種子，落土不同地域，結出截然不同的果實。

峇峇-娘惹料理更是多層次跨文化轉譯的樣本。閩南移民帶來燉、蒸、滷的烹飪理念，與馬來椰漿、香茅、叁巴辣椒彼此交融，誕生叻沙、娘惹糕等新品；「粿」保留閩南語原讀音，成為語言伴隨食物飄

洋過海的鮮活印記。新加坡的媽祖信仰、馬六甲的送王船習俗，在新馬地區皆歷經豐富的發展與變容。越是遠離故土，外在樣貌差異愈大，但歲時祭祀禮俗、藥食同源的生命觀，依舊深植民間生活。

舌尖上的文化環流：

沙茶麵與僑批

文化流動從非單向向外輸出，沙茶面便是雙向文化環流的鮮活例證。沙茶原型脫胎於南洋沙爹（Satay），本是烤肉專用的花生蘸醬。

伴隨海上貿易、歸僑返鄉傳入閩南，本土匠人順應本地口味，調降辣度，添入花生、冰糖，重新煉製沙茶醬，搭配海鮮與鹼水麵，演化為泉漳廈家喻戶曉的小吃。不少本地民眾並不曉得其南洋源頭，可見外來技藝歷經二次本土化，已然徹底匯入故土市井煙火。

收錄於《世界記憶名錄》的僑批，不只是匯款的家書，更是海外閩人社群反哺故土的珍貴文字見證。紙頁之間記錄南洋飲食風物，承載一代僑民揮之不去的味覺鄉愁。金門大學講座教授朱德蘭的研究表明，僑商透過銀信聯結家鄉，捐資修建祖厝宮廟、培育鄉里人才，體現離鄉而不離本的鄉族情懷；僑商為家鄉提供就業機會，鄉親則反饋鄉情資訊，形成彼此扶持的互助循環。

這一道道飲食往事，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何謂「本真」、何謂「正宗」。《奈良真實性文件》啟示世人：活態遺產的真實，不在器物外觀一成不變，而在社群代代持續的生活實踐，以及民眾賦予文化的生命意義。新加坡小販文化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正是對這類民間演化實踐的高度肯定。

海洋文明的現代啟示：

潮落必有潮生

承認「不完美跨文化轉譯」的價值，並不等於放棄歷史溯源。釐清源流脈絡依然重要，只是我們需要更新評判維度：看文化核心道義是否延續，社群是否賦予其現實生命內涵，能否促成平等文明對話，拒絕一方對另一方的簡單取代。

放眼當下，經濟周期恰似滄海潮汐，有潮起必有潮落。潮退之際，人心容易惶惑迷失。海洋文明留給後人的啟示是：潮落不消沉，潮起不狂傲；凡有潮落，必有潮生。真正可倚仗的從非一時的浪濤，而是開放胸懷、互助共生的信念。

這套認知，亦啟迪海絲遺產保護與僑鄉文化傳承。

看待海外閩南衍生出來的飲食、戲曲、僑建，不能簡單拿泉州故土作為唯一的衡量標尺，應尊重移民社群在地再創造的文化果實。相較於艱深晦澀的文獻典籍，一碗湯、一碟麵這類味覺媒介，更易觸動海外僑裔年輕後輩，切身體悟海上絲路文明交融的內涵。文化根脈，從不是把古物封藏於博物館櫃檯；它如同閩南海岸的紅樹林，根鬚深紮故土，枝樑伸向大洋，在一次次跨海相遇、轉譯、再造之中生生不息。

千百年來，閩南先民揚帆南下，行囊之中除謀生貨殖，亦攜帶灶火煉就的生活智慧。一道道美食橫渡滄海，歷經替換、改寫、重構。這不是文化的失落，正是海洋文明海納百川的明證。人世間的文明往來，本就難有毫無瑕疵的拷貝；那些裂隙、誤讀與再詮釋，恰恰是全新文化生命得以萌發生長的沃土。潮有起落，而開放互鑑的精神，恆久長存。

潘美春

最純潔的友誼



特稿

那天，突然接到堂哥電話，與我曾經同事一學期的好友要來泉州，邀約我一起共進晚餐。是有些興奮的，畢竟許多年沒好好聚聚了，分別二十幾年，斷斷續續的相聚都是那麼短暫，也就泡茶，聊些家常，每次都是正月才有機會見面，也都是匆匆忙忙。

我急著見她，換了一件粉色運動衣加一條白色七分褲，穿上運動鞋就往堂哥的招待所處出發。一路上，我們曾經一起日日相聚的美好時光像影片一般在腦海裡過了一遍。

我倆同歲，但是我早畢業於她，我已有兩年教學經驗，而她剛從學校畢業出來，還很懵懂清純，但是她膽大，睿智。因為剛畢業，她爸媽還沒給她配備交通工具，只有一輛自行車，於是！她每天要從家裡騎自行車來我家，然後我騎摩托車載她一起去學校。晚上值班也是我倆一起值，同睡一張床，同騎一輛車，半年的時光我們形影不離。

所以她結婚時，我難受到連夜寫了一封長信表達對她的依依不捨。如今想來，這種友情是無價的，是純潔的，是可以讓我們哪怕幾十年頭不見，都還能找回最初認識時的感覺！

她從車上下來，我就迎了上去，我倆居然不約而同地穿了同粉色系的上衣，該是心有靈犀，該是粉色更代表著愛與思念吧！

我們一下子抱在一起。我帶她參觀了堂哥的會所，其實我也是第一次這麼認真地在會所裡散步，會所場地在市區算是高大上的了，建有兩排房子，每排都有好幾個房間，除了幾間用來招待客人，還有

健身房，廚房、餐廳，客房等等。圍牆內除了停車位外，種了許多花草樹木，綠化面積遍及各個角落，有些果樹還結出了果實，在這夏天的夜晚，拿把椅子一個人靜靜坐著，聽聽蟲鳴鳥叫，聞聞花果香，也是極愜意的。我們手搭著肩，一起聊往事，聊家常，猜果樹……

晚上是關於下一代孩子們的婚姻聯誼聚餐會議。我榮幸參與，認識了幾位老家的有名人士，也知道了現在孩子不急於結婚，而父母卻在一旁乾著急的常態。酒席過程，我有種被接待負責的榮幸感，好似我的女兒要出嫁。父母為了孩子的婚姻操的那份心，作為父母的那種激動心情，熱情招待，我鑒證並學習著，將來我的孩子也要結婚，我也得學會如何招待，怎麼當好最後的後盾。飯前飯後，我們都在喝茶聊天。

聊到一次，我們在學校值班，睡覺的當晚地震了，校長在樓下大聲呼喊我們的名字，而我們卻睡得賊香，完全沒聽見，校長過後開玩笑地說：「估計地震把你倆震到床下，你們都不知道醒來！」

當晚我邀請她來我家與我同睡一晚。多少年了，她結完婚我們沒在一起同床共枕過了，歲月不饒人呀！又回到最初最熟悉的模樣。躺在床上，一聊又是幾個小時，聊到我們分開後，我們的婚姻，我們的孩子，我跟她說：「感覺我們現在像是跨越了這二十幾年。」彷彿我們現在又只有專屬於我們兩個人的世界，回到學校最初時的模樣。

時間飛逝，很快一覺到天亮，她早早起床洗漱，我準備早餐，又到了分別的時候。送她上車時，我們來了個緊緊的擁抱。這種難得的相聚，不知又要到何時再來一次？

林輝煌

與孤獨溫柔相擁



柳浪飛歌

清晨，「滴」的一聲，手機屏幕亮了，是著名詩人陳幸老師發來的「每日一圖」——淡薄荷綠的底色上，一隻圓滾滾的橘貓四仰八叉躺著，粉肉墊完全攤開，尾巴尖鬆鬆搭在側。畫面旁落著兩行字：「孤獨這件事，你介意了它就是寂寞，你享受了，它就是自由」。沒有花哨的修飾，就像指尖蹭過貓肚皮軟乎乎的毛，一下就把我心裡繃了好久的那根弦揉鬆了。

這團攤成小毛球的身影，忽然讓孤獨有了看得見的模樣。它不是深夜空屋子裡的回聲，也不是人堆裡擠不進去的疏遠，

就像橘貓肚子上那撮蓬鬆的暖毛——你攥緊它，它就是個硯手的小包袱；你順著輕輕摸，它就成了曬滿太陽的小窩，穩穩托住所有沒說出口的放鬆。

我們總在人堆裡撞見這種時刻。早高峰地鐵裡被夾在陌生人中間，手機裡躺著幾十條未讀消息，翻遍通訊錄卻找不到人隨口說一句「今天風挺舒服」；週末排滿了飯局聚會，散場後踩著路燈影子走回家，一路的喧鬧聲慢慢在身後飄遠，打開家門，空蕩的客廳反倒比一個人待著的時候更讓人發愣。就像這只橘貓，要是總跟著腳等窗外飛過去的鳥，再軟的肚皮也躺不安穩；可等它把眼睛眯成兩道細縫，只曬落在絨毛上的太陽，連每根鬚鬚都晃著

熊榮軍

草木離土則枯，文章離根則浮



特稿

晨起推窗，絲瓜簾正順著竹籬笆往上爬，露珠在葉尖懸著，風一過，碎了幾滴。書桌上放著熊聆邑寄來的新書，《草木清歡》。翻開，是故鄉；合上，仍放不下。我與熊聆邑同飲一口古井水、同走一條小山路長大，童年聽過女媧補天的傳說。讀這本書，像是翻看舊相冊。那些山間草木、老家農具、蜿蜒山路和煙火日常，是我們的童年，一眼就上了心頭。

草木生清歡，筆墨敘鄉愁。《草木清歡》收錄熊聆邑一百多篇散文。在《籬笆記憶》裡，攀援的籬蔓爬過籬笆，也爬過了幾代人的日子，春綠秋黃，一年又一年。《扁擔》裡那根竹扁擔，磨得發亮，竹節間留下七道痕，像一把無聲的標尺，丈量著那些挑水挑糧、挑日子的歲月。《苦菜花開》是書中讓我心裡發酸的一篇。苦菜長在田埂上，沒人澆水，沒人多看一眼，春天一到，照樣花開。從前看它，只覺得尋常；如今再想想，爸爸媽媽和我哥哥姐姐，又何嘗不是這樣？苦，是從小吃著長大的；日子，是一點一點熬出來的。書裡有一句熊聆邑寫他母親翻炒苦菜的香氣如同一幅流動的畫，讀到這兒，想起自己小時候守在灶台邊看媽媽炒臘肉的模樣，眼睛一下就濕潤了。

這本書沒把舊日子說得太苦，也沒急著給新日子唱讚歌。熊聆邑寫《山路》，寫的是我們小時候那條一下雨就變成泥湯的小山路。有一年夏天突下暴雨，我脫下新解放鞋，光著腳往家跑，摔了三跤，全身是泥。到家時媽媽拿著熱毛巾，一句話沒說，把我從頭到腳擦乾淨，又轉身去灶台做飯。這類往事，在我們童年時有發生。熊聆邑沒寫這些細節，但他寫的那條

山路，就是我們曾天天走的山路。他寫後來挖掘機開進來，水泥路鋪到家門口，茶產業落了地，農民在家門口當上了工人。他寫道：「這條山路像給一個時代畫下一條分割線。」分割線後面，是煤油燈、柴火灶、手搖風車；前頭，是光伏板、燃氣灶、現代採茶機。草木不說話，可它們什麼都記得。

熊聆邑寫尋常農具，寫著寫著，就寫到了人生風骨。手搖老風車，現在已經沒人用了，但熊聆邑記得他父親當年搖著風車說的話：「風車揚谷，只能朝一個方向轉，這叫堅定；把虛的、輕的都揚出去，只留下飽滿的谷粒，這叫求實；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要穩著來。」這哪裡是在搖風車？分明是農耕歲月裡淬煉出來的生活哲學。熊聆邑寫草木風物，寫著寫著，就寫到了人，寫他父親挖地躬身的背影，寫他母親灶台前的身影，寫他外婆蒲扇搖出的涼風，全是日子深處長出來的東西。

書裡還寫了許多不起眼的草木：蒲公英隨風落地，扎根就活；小桃樹沉默了一冬，春風一吹就花開滿樹；野菊花在路邊，沒人看也開得熱熱鬧鬧；狗尾草在秋風裡，也始終昂著小腦袋。這些草木不說話，可它們比許多話都有勁。

合上《草木清歡》，窗外絲瓜綠籬已攀過竹籬，在夕陽下向著記憶天空延伸，與心底那句「草木離土則枯，文章離根則浮」默然契合。寫了三十年的女媧故里新聞，閱盡無數鄉土文字，此刻我愈發篤定：「草木離土則枯，文章離根則浮」。草木離開土活不了，文章離開根站不住。寫了三十年，才真正明白。草木歲歲枯榮，文字卻可以讓鄉愁之根扎得更深更穩，讓故土裡長出來的那一味清歡，在書頁間常品常青。

慢悠悠的自在。

從前總覺得一個人待著就得找點事填滿，後來才慢慢明白，《小王子》裡狐狸說的「儀式感」，根本不用搞得多隆重。一個人的傍晚，泡杯熱茶看著茶葉在杯中慢慢舒展，翻舊書時指尖滑過以前折下的痕跡，或是趴在陽台瞧著樓下阿婆慢慢收衣裳，風裹著巷口閩南「四果湯」的香味飄上來——這些沒人打擾的細碎時刻，不是孤獨在纏著你，是你把它熬成了一小杯溫蜜，甜得剛好不膩口。

這張圖裡的橘貓最通透的地方，是它從來不會皺著眉想「為什麼只剩我一個」。就那樣大大方方躺著，把所有防備都卸下來，和身邊的空蕩貼得很近。就像此刻窗外的蟬鳴，以前只覺得吵，靜下心來聽，反倒成了夏天獨有的旋律。孤獨從來不是要躲著的東西，你把它當成要推開的牆，它就把你困在小小的角落裡；你伸手輕輕抱一抱

它，它就成了只屬於你、別人搶不走的小天地。

原來最好的狀態，從來不是急著把孤獨趕跑。就學這只橘貓的樣子，不用硬湊別人的熱鬧，也不用怕一個人待著。在薄荷綠的晚風裡，和孤獨輕輕相擁——你會發現，懷裡抱著的是孤單，是完完全全、只屬於你的鬆弛與自在。

菲律濱商報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esmarinas St., Biondo, Manila

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
傳真：82411588
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UPMG GROUP

